

达州尘世

尘事越千年 生活有滋味

人物

危机四伏中感受绝美风景 ——达州铁血男的西藏新疆骑行之旅



西藏是一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地方,许多旅行爱好者心中都有一个自驾或骑行进藏的梦想。达州铁血男张睿日前终于圆了自己年少时的梦想——单人独骑行程25000多里穿越西藏新疆,不仅在海拔5200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大本营欣赏到了一睹难得的“日照金山”美景,还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新藏公路上真实体验到了“在天上骑行”的感觉,也遇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困难和危险。挑战完成这场艰难程度未知的藏新之旅后,“达州新动力重机”车友张睿由衷地感叹:“只有亲身经历过后,才能体会到其中的艰辛、刺激和震撼。”

川藏公路: 翻越卡子拉山突遇“六月飞雪” 一天之内经历四季

川藏公路拥有从成都平原到青藏高原的高山峡谷,一路上有惊、险、绝、美、雄、壮的景观,因而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景观大道。

5月13日,张睿从成都出发开启未知的进藏之旅,经雅安、泸定、康定,于5月17日傍晚到达新都桥。5月18日,张睿决定骑经雅江翻过卡子拉山赶到理塘。清晨7时许,他看到室外阳光明媚,气温也有20多度,便赶紧收拾好行装出发,随着海拔不断升高,气温逐渐变低,空气也更加稀薄,虽然有些缺氧及冷飕飕的,但是身体感觉还算不错,正在慢慢适应所谓的高原反应。

中午1点多钟,正是一天之中气温最高的时候,他骑行在翻越卡子拉山的路上,没想到却看到了“六月飞雪”的奇观。也许真是应了那句话“高处不胜寒”,在海拔4700多米的山上,突然一团云雾遮住了天空,接着鹅毛大雪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地面很快被白雪覆盖,仿佛来到了一个冰雪世界,气温也迅速骤降到零下7度。他感觉身体都有些僵硬了,遂赶紧停车将雨衣裹在外面御寒,并冒险加快了骑行的速度,希望尽快翻过令人胆战心惊的卡子拉山。不久,山上就覆盖了十多公分厚的积雪,他想用手抹去遮住摩托车头盔的雨雪时,雨雪瞬间就凝结成了冰凌,身体也冻得瑟瑟发抖。

冒着风雪骑行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张睿终于翻过了卡子拉山,在山脚下的一家“姐弟川菜馆”歇脚,先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再喝了杯板蓝根预防感冒。张睿说,虽然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六月飞雪”,但是非常幸运的是,摩托车并没有在雨雪的路面上滑倒,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他真不知道独自一个人在冰雪的世界里,该怎么扶起六七百斤重的摩托车?这段难忘的经历也帮助他战胜了对高原的恐惧。

珠峰大本营: 夜宿帐篷旅馆看“日照金山” 零下20多度 穿一只鞋要两分钟

在拉萨休息了几天之后,张睿于5月27日踏上了前往珠穆朗玛峰之旅。经过日喀则、拉孜、新定日等,无暇顾及一路上奇异的

云彩、四射的阳光及孤独的野羊等,第二天下午两点多钟,他赶到了满心期待的那个离天更近的地方——珠峰大本营。站在海拔5200多米的珠峰大本营,好像一伸手就能触摸到蓝天,眼前的美景让人兴奋不已。然而,强烈的高原反应也让不少游客感觉非常痛苦。

张睿说,他刚入住8个人一个大通铺的帐篷宾馆,就看到两名游客因为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无法忍受强烈的高原反应,刚刚上山就要死要活地吵着要下山。他也是休息了两个多小时,才慢慢适应缓过了劲来,怀着对梦中神山的崇敬,他默默地双手合十朝着珠峰礼拜。到晚上七八点钟,强烈的紫外线仍然照得人难以睁开双眼,直到晚上10点半,太阳才慢慢落山。也正因为如此,他不仅有幸在珠峰大本营看到了“日照金山”的美景,还看到了满天繁星和清晰可见的银河,真是特别特别美,美得让人感觉一切都不是真实的。然而,恶劣的气候条件也让人感到恐惧,零下20多度的严寒和呼吸困难,随时都能让人感到死亡的气息,连弯腰捡一块小石头都会累得气喘吁吁。

凌晨5点钟,珠峰上虽然是霞光万丈,但仍然冷得要命,张睿停放在帐篷宾馆外的摩托车上,早已包裹上一层厚厚的冰凌。他起床穿衣至少花了十分钟,就连穿一只鞋子累得都要歇息两分钟。

新藏公路: 感觉像在天上骑行 险些遭遇狼群攻击

5月31日,张睿离开珠峰,转新藏公路前往新疆。新藏公路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零下9度。沿途要翻越5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山、16个冰山达坂(即山口),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艰险公路。

张睿告诉记者,从松西乡至大红柳滩是长达400多公里的无人区,左手边是喜马拉雅山脉,右手边是冈底斯山脉,除了一条宽阔的新藏公路,满眼尽是漫漫黄沙和荒滩戈壁。看到云彩不时从身边飘过,感觉就像在天上骑行一样。每每经过一个冰山达坂,狂风裹挟着雨雪袭来,气温骤降到零下20多度,冻得人浑身颤抖。下午3点多钟,他看到一辆抛锚的轿车停在路边,车身上已凝结了四五厘米厚冰块。在如此严寒的天气里,他所骑的摩托车把手加热装置都失效了,张睿双手冻得发僵,恐惧、狂风、雨雪阵阵袭来,让他整个人都感到有些窒息,心中只有

一个念头:“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张睿紧紧握住车把手拼命骑行,每每经过一处神山神水,就鸣三声喇叭以示敬意,默默祈求上天保佑。在距离大红柳滩不远处,他看到一群老鹰在天上盘旋,一群野羊和一群狼在荒滩戈壁嬉戏,画面非常美,便停下摩托车,准备拍下这个美好的画面。就在他刚刚举起手机时,有五六只狼竟突然朝他冲了过来。见势不妙,他赶紧发动摩托迅速逃离了。摆脱狼群的攻击后,他仍吓得全身冒冷汗,心中暗自庆幸,在如此恶劣的天气里,摩托车还能顺利启动。翻越松西达坂、红土达坂、奇台达坂等各种冰山达坂,张睿终于在6月4日抵达新疆喀什市。

在乌鲁木齐停留了一天,张睿又踏上了在天山腹地盘旋的独库公路。6月12日,在从乌鲁木齐至嘉峪关的“百里风区”,他遇到了八级大风,摩托车被吹得东倒西歪,为了保持车辆平衡,他只能先把车速降到50迈左右,再把身体偏向风吹来的方向“压风骑行”,终于凭借良好的骑行经验抗住了大风的考验。

最后,张睿告诉记者,虽然川藏线上的美好景致确实让人难以割舍,但是一路上也是危机四伏,危险的崇山峻岭道路,恶劣的高原环境,随时都会给进藏的旅行者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和困难,他提醒广大车友,最好不要单独驾车或骑车进藏。

(本报记者 罗烽烈)



连载

闪耀的星群

·市老促会·

原来,敌人以为只要上甘岭战事吃紧,志愿军就会动用西方山部队,范弗里特再回马一枪,打志愿军一个声东击西,从西方山突破。识破了敌人的阴谋,秦基伟下定决心:“不管上甘岭打得如何惨烈,第四十四师必须死死钉在西方山!”

军令如山!师长向守志立下军令状:“为了大量吸引、牵制、消灭敌人,我们第四十四师坚决、有力地配合上甘岭作战!”

10月下旬,向守志指挥第四十四师连续多次向当面之敌发动猛烈进攻,而造成敌人在西方山一线全面吃紧,美军被迫从西方山抽出5个炮兵营,以加强对西方山正面防御。从而大大减轻了侧翼第四十五师的压力,确保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

向守志率部在西方山与敌进行了9个月的阵地防御作战,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还依托坑道阵地,积极对敌出击,攻占美伪军前沿阵地上的上佳山、381、391三个重要据点。在西方山阵地防御战中,第四十四师共歼敌18900余人,击落敌机52架,击伤敌机169架,摧毁坦克53辆、汽车85辆,使志愿军防御阵地向前推进13平方公里,有力地配合了上甘岭兄弟部队的作战。志愿军总部为此兴奋不已,连续通令表彰第四十四师。此役在西方世界引起震动,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为“世界战争史上著名的阵地防御战”。

向守志率领第四十四师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歼、俘敌111400余人。他身经百战,3次负伤。回国前,任第十五军参谋长。1954年5月回国后,任第十五军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1956年任第十五军军长。

1958年,向守志被选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1960年8月毕业后,创办西安炮兵学校并任校长。建校初期,最大的困难是教材、器材、人才匮乏。向守志安排学校训练部部长武庚梅组织曾跟苏联顾问学过导弹专业的教员一边整理笔记,一边编写专业教材;基础教材则向国内有关大学的教授、专家寻求帮助。通过两年的时间,他们共编写导弹专业和各类基础课教材近百种,收集有关资料4万余册,解决了教材的问题。同时,向守志找到那些分别在中央机关、省、市和军队里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战友,请他们帮忙,给学校添置了教学器材,还修建了操作大楼。人才,是建校之本。然而,建校之初,学校却没有一名教授。向守志拟订了一份“拔青苗计划”,拟从全国名牌大学挑选部分优秀的青年教师和三好学生,经一至两年专业训练,然后当教员。这个计划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准。接着,向守志吩咐分管教学的副院长魏震和训练部副部长黄迪菲到北京,从总政干部部调来的200多名教授、工程师、讲师的档案中,选调水平高、年富力强的关系简单、政治上可靠的人员到炮兵学校工作,解决了人才缺乏问题。在向守志的建议下,1963年2月1日,西安炮兵学校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技术学院,向守志任院长兼学院科学研究委员会主任。靠着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向守志和同事们终于把西安炮兵学校建成了一所培养高、精、尖导弹人才的高等军事院校。

1963年11月3日,向守志率领学院管轄的导弹第二营,到西北大漠上成功地发射了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代地地导弹“东风一号”。当时刚刚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向守志拿不出钱给官兵们发奖品,他给官兵的最高奖赏就是每人两个煮熟的土豆。在餐厅里,向守志以水代酒,高兴地对参加发射的同志们说:“我代表院党委、机关和全院教职员工,向第二营发射成功表示热烈祝贺!”说完,在场的人眼睛都湿润了。(二十八)